



母亲或保姆捏着小孩儿的手指，唱一首关于手指的儿歌。



老鹰捉小鸡。



孩子们在玩一种竞猜游戏，何德兰没有详细描述这种游戏的玩法，但孩子们玩起来热情非常高。



“猫捉老鼠”的游戏中，需要一个孩子当猫，一个当老鼠，其余孩子围成一圈，老鼠在圈里，猫在外，猫要尽力把老鼠吃掉。

从老照片中寻找孩子们百年前的乐趣

儿童节带孩子玩什么？现代人的选择太多了，游乐场、海洋馆、水上乐园、博物馆应有尽有。如果没有时间外出，也可以随意挑选新奇的玩具、绘本当礼物。

晚清时期可没有这么丰富的选择，彼时的童年生活有哪些乐趣呢？今天，让我们跟随何德兰的文字记述和相机镜头，一窥其中的点点滴滴。

何德兰(Isaac Taylor Headland)是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，1890年来华后担任汇文书院教习。他在中国工作生活近20年之久，一方面与达官贵族来往颇多，曾多次为光绪皇帝翻译并提供西方书籍，其夫人则是慈禧太后及清朝众多达官贵妇的家庭医生；另一方面，又特别关注儿童的生活，学生们课余时玩的游戏，大街上嬉戏玩乐的孩童，中国保姆给孩子们哼唱的歌谣，都是他观察的对象。

100多年前的中国，内忧外患，饱受欺凌，但何德兰发现，孩子们的生活并不寂寞乏味。街头儿童口中总有唱不尽的儿歌，比如《小耗子上灯台》：

小耗子，上灯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，哭着闹着叫奶奶，奶奶赶集还在外。小耗子急得直挠腮，急中生智把头拍。卷成小球滚下来，摇摇晃晃逃得快。

这首诗至今日仍被传唱的儿歌(版本各异)，被何德兰在《中国的男孩女孩》一书中毫不吝啬地赞美，“比那首英语国家的儿歌《杰克和吉尔》更值得向人们推荐”。

何德兰特别调查了孩子们所玩的游戏，他发现这是“一座迄今为止还没有被人发现的宝藏”，游戏的种类多到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种。孩子们凑在胡同口，只用木棍、石块、头顶的辫子等简单的道具，甚至什么也不用，都可以玩得兴奋不已、笑声不断。

猫捉老鼠、老鹰捉小鸡、击方块、找金子、跑马城……这些现在听来或熟悉或陌生的游戏，给孩子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快乐。

在习惯了玩手机的现代孩子看来，这个游戏似乎太简单了，但何德兰却看到孩子们玩起来“高兴得一蹦三尺高”。

和现代孩子一样，清末的孩子们也有玩具。虽然没有奥特曼、变形金刚、芭比娃娃，但在孩子们眼中，玩具一点儿不贫乏。空竹、陀螺、风车、羊拐、泥人、兔儿爷、拨浪鼓、走马灯、黏土做的哨子、木头和黏土制成的玩具车，中国官员的家里还有给孩子玩的成套积木，积木可以拼出“凿壁借光”“李白捉月”等典故的图形……

当年街头的马戏和杂耍表演也吸引着儿童的注意力。何德兰经常看见艺人挑着扁担或拉着大车走街串巷，在孩子们聚集的地方撂地表演。孩子们看节目看出了很多门道，他们知道每一个动作的难度系数。看狗熊翻跟头，他们兴味索然，因为太容易了；当狗熊站立，用爪子来回转动将近两米长的大刀，他们才开始喝彩：“太棒了！”“真是不容易啊！”

童真与乐趣之外，何德兰还注意到了普通儿童生活中令人心酸的一面。有一首儿歌《小秃儿》这样唱：

小秃儿咧咧咧，南边儿打水是你爹，你爹戴着红缨帽，你妈穿着乍板儿鞋，走一步歇拉拉，十个脚趾头露着仨。

如果穷人家的孩子生病了，那就更不幸了。他(她)只能躺在硬邦邦的炕上，听天由命。“他吃的东西很粗糙，对一个生病的小孩来说很不适宜。给他看病的大夫可能会很仁慈、和善，但医术不一定高明。”有一首儿歌唱的就是这种情况：小女病得重，请来一郎中。郎中把药开，药方真奇怪。蚊子肝，跳蚤心，苍蝇翅膀做药引。

100多年后的今天，孩子们的生活早已今非昔比。衣食无忧的童年里，精致奇巧的玩具取代了朴拙简单的玩意儿，层出不穷的益智游戏取代了街头巷尾的嬉闹，但不管是哪个年代，孩子们玩乐时的童趣大抵是相通的。

据《北京日报》



用锡、木头、黏土制成的玩具车。



老北京街头的马戏和杂耍表演很受孩子们欢迎。图为耍狗熊表演。



街头的魔术表演者不停地从大桶中变出美味大菜。



女孩们玩的游戏“牛尾巴”，有点像老鹰捉小鸡，但加入了更多的对话。



“剥蛇皮”，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之一。